

DOI:10.3969/j.issn.1674-8131.2013.02.012

从市场化支持率与民主满意度看苏东转轨*

刘国菊¹,路慧萍²

(1.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北京 102488;2. 内蒙古民族大学 外国语学院,028000)

摘要:20世纪90年代初,在前苏联阵营掀起一股规模浩大的市场化和民主改革,从苏东各国的转轨历程可以发现:民众对市场化改革的支持率与对民主发展的满意度具有一定相关性;但由于各国转轨模式以及社会经济基础的不同,当改革带来诸多社会经济问题时,各国民众的市场化支持率和民主满意度表现出不同的变化趋势,那些民众依然高度支持市场化改革的国家市场化改革取得了更好的成效,而民主的满意度更多地反映出民众对政权绩效的评估,而非对体制的评价。我国的转型发展必须考虑经济改革与民主发展的相互影响,正确处理好改革与稳定的关系。

关键词:苏联东欧;转轨模式;市场经济模式;市场化改革;民主发展;市场化支持率;民主满意度;政权绩效评估;体制评价

中图分类号:F064.2;F114.4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131(2013)02-0090-05

一、引言

在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原苏联东欧地区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变,苏东各国融入向西方所谓的民主政治制度和市场经济转轨的进程。前苏联的加盟共和国纷纷抛弃了计划经济的发展模式,转而推行激进式(或称大爆炸式)或渐进式(或称演进式的)的经济改革,以使之与西欧的经济制度趋同(冯绍雷,2004)。如今,多数苏东国家已经建立了良好运作的市场经济体制。

但是由于复杂的历史和现实原因,苏东国家的多次改革始终没有达到预期目标,尤其是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又表现出不同程度的转轨性衰退,

而危机影响的强弱与当年的转轨的方式有明显的关系。受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除波兰经济保持增长外,其他中东欧国家经济陷入了不同程度的衰退,就连俄罗斯也成为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最严重的转轨国家之一(金雁,2011)。为什么像波兰这些转型的“优等生”能够消融旧体制中正式经济制度,并以一种新的正式经济(既刺激经济和福利增长,同时促进民主的发展)制度取而代之,而土库曼这样的国家却不能做到这一点呢?

关于苏东各国的转型比较^①已有很多研究,本文尝试从一个新的角度——民众对市场化改

* 收稿日期:2013-01-21;修回日期:2013-02-25

作者简介:刘国菊(1986—),女,黑龙江七台河人;博士,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习,主要从事苏联史学研究。

路慧萍(1973—),女,内蒙古通辽人;副教授,硕士,在内蒙古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任教,主要从事俄罗斯文学与文化研究。

①就转型比较研究来说,基本上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一个是区域内层面,即同一个区域内转型国家之间的比较;另一个是跨区域层面,即全球视野下跨区域的转型国家之间的比较。一般认为,在区域层面上,原苏东地区的各国转型具有相对充分的可以进行比较研究的理由(卢新波等,2008)。

革的支持率和对民主发展的满意度及两者之间的关系来进行探讨,以期能得到对转型国家有益的启示。

二、转轨中民众对市场化的支持率

波兰、爱沙尼亚等少数国家在创建新的激进制度时,已经有能力成功地突破一阶初始条件(即共产党执政时期的社会经济遗产)在社会和政治方面的制约。波兰的全面改革自1990年1月1日始,当时它是第一个以建立市场经济为目标,实施激进式经济制度变革的共产党国家。改革计划的制定者为时任波兰副总理兼财政部长的巴尔采罗维奇。“巴尔采罗维奇计划”包含了“华盛顿共识”的所有基本要素:在内部和外部市场推行正统的稳定化和市场化政策,设计相关的制度以推动和支持私有部门的发展,最终实现大型国有企业的私有化。然而,改革的社会成本一直很高,通货膨胀从1990年起一直呈螺旋状上升,并长期停留在相对较高的水平。曾经有一段时间,波兰的国内生产总值严重滑坡,官方公布的下滑率为18%,但实际数字高于此。同时,贫困率大幅上升,收入分化严重,贫富差距扩大。波兰的农民和大型国有企业中的工人首当其冲地受到收入和生活标准极度下滑的冲击。这些社会成本造成的政治影响,导致左翼农民政府在1993年9月的选举中上台执政。

尽管有各种力量进行过百般的阻挠,波兰仍处于经济转轨的前沿。由于改革之前进行了强大的反体制动员,选民们有效地抵制了协商型过渡方案,一举将团结工会送进了政府。波兰社会之所以具有如此强大的易变性,人们之所以如此期待和接受激进改革的方案,主要是因为民众在政治上的胜利和随之实施的政治自由化(诺格德,2006)。如表1所示,民众为继续改革提供了持续的、高水平的支持。尽管面临经济下滑、社会成本高昂和政府更迭等诸多问题,民众仍然愿意忍受困难,对市场经济总体上给予较高的支持。

表1 波兰经济改革在1991年至1997年间的支持率/%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60	58	57	58	50	63	62	65

资料来源:EastEurobarometer, subsequent years.

同样,当年的捷克人并没有因经济不如匈牙利有“竞争力”而向统治者兴师问罪,今天匈牙利人也没有因本国的危机比邻国更严重而怨天尤人。即使他们觉得当年的选择有问题,现在改主意了,到选举时另选别人就是了。因此,即便在危机相对更严重的匈牙利,政治、社会依然稳定。在“危机中的布达佩斯”,你看不到“街头政治”,“极左派”也并无崛起的迹象,人民基本上都在平静地等待“危机周期”的过去。

由此可以表明自由共享型民主具有较强的转型能力,而那些赞成通过精英治理方式或政治权威统治来解决经济改革困境的人们,就没有认识到这种转型能力。在像俄罗斯这类的国家,民众没有被调动起来,但在外部力量、赞同改革的本土精英和铁腕型领袖的联合推动下,也能够成功地突破初始条件的制约。不过在这些国家中,新制度常常会被传统结构所僭居,最终蜕化为一个更为权威主义的政府,如俄罗斯民众对普京这样的铁腕总统崇拜甚深。

另一种情况则是,虽然一开始大多数国家并没有对市场经济模式表现出过高的热情,可这些变革却受到了广大民众的拍手赞成。在原苏东国家里,民众希望改变旧制度,而建立新的经济制度正是对旧政权的瓦解。在变革初期,假象迷惑了民众,甚至也误导了西方的领导人。后者希望市场制度的引入可以或多或少地使民主得到发展;而大多数民众则怀有另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倘若民主制度建立了,那么效率、福利必将如影随形地建立起来。可制度变革一旦实施,激进式的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变革将无可避免地产生一系列问题,导致效率和福利的暂时性衰退,一个恶劣的后果便是贫富差距加大,大量人口陷入贫苦状态。

事实表明,这些社会经济成本带来的政治效应,经过人们的感知的过滤,又反馈到政治进程中,表现为民众对继续改革和特定政策的支持率。也正是这些感知,决定着人们是否以及能否把政治体制的结果与政治体制本身区别开(诺格德,2006)。但是,如果人们对于民主本身的热爱没有发

挥出来,珍视民主的时刻也没有来临时^①,经济变革的成本将通过以下渠道来危害民主制度与原则的合法性:改革可能被牢骚满腹的民众与精英们中途叫停,或者引发整个社会为之动荡,这种大动荡在何种体制下都会危害到经济的增长与发展。那么,是否引进了市场制度必然会使民主发展受到这些威胁,民众对市场化的支持率和对民主发展的满意度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三、市场化支持率与民主满意度之间的关系

民众的支持率到底可以反映多少问题,目前仍存在着争议。支持率是否真的能够反映出民众对

某特定的政权或制度和某位政治家的表现的满意水平?当然,在民主政府的执政后期支持率无疑是能够反映出民众的满意水平的,因为在这个阶段中政权已经耗尽了初期积累的政治资本。但这种说法并不能适用于政治变革的初期,因为在变革初期,民主被视为一项共同为之努力的目标。这暗示着,民主满意度的高低与新政府体制的初始合法性反映出新体制在多大程度上被视为某种未知的、甚至可能是外国政权强加的、与本土文化格格不入的制度(诺格德,2006)。如果出现了上述情形,我们希望能够发现两者之间的关系,即找到市场化支持率与民主满意度之间的关系。

表2 民众对市场化的支持率和对民主发展的满意度(1992—1997)

国家	对市场改革的平均支持度/%	对民主发展的平均满意度/%	国家	对市场改革的平均支持度/%	对民主发展的平均满意度/%
俄罗斯	31	9	爱沙尼亚	53	33
乌克兰	27	16	斯洛文尼亚	48	37
白俄罗斯	33	13	捷克	47	40
哈萨克斯坦	29	18	立陶宛	55	31
斯洛伐克	46	21	波兰	58	35
保加利亚	48	14	罗马尼亚	64	34
匈牙利	47	22	阿尔巴尼亚	75	52
拉脱维亚	45	24			

资料来源:EastEurobarometer, subsequent years.

表2的数据显示有数据记录的几年内,苏东各国民众对市场化改革的平均支持率和对民主发展的平均满意度之间存在着相关性。由以上数据,我们可以把这些国家分为三组:第一组由像阿尔巴尼亚这样表现超常的国家构成,它表现出极高的市场化支持率和民主满意度,这十有八九是人们刚从先前受压抑的体制中解放出来的缘故;第二组包括中欧国家和波罗的海国家,他们的市场支持率和民主满意度居中等水平;第三组由原苏联非波罗的海共和国组成,他们在这两个维度上得分均很低。

可以发现,各国的市场化支持率远远高于民主

满意度,这意味着后者包含较大比例的政权绩效评估的成分,这些成分没有被从体制满意度中剥离出去。事实上,我们从不同角度对制度变革的满意度进行的评估,也可以用各国的市场化支持率与民主满意度之间的相关系数来表示,这些系数值相对较低,大多数国家的波动范围在0.20到0.30之间。多数国家的案例还证明,市场化支持率与民主满意度之间的相关系数正在不断上升,这反映出越来越多的人把两者都与政权绩效联系在一起。立陶宛就是一个典型,在经济危机期间,国内的民主满意度与市场化支持率之间的相关系数并没有降低。

^① 当陷入深深幻想的民众得知,所谓的民主与他们所能得到的在个人和公共方面的福利是完全分离的,“民主”才会在民众与精英的思想与行动中打下深深的烙印,才能得到进一步的巩固(不管他们是为了享受到民主的好处,还是真正出于对民主程序本身的热爱,或者是他们可以从这种公平的民主体制中通过提供影响和轮流执政的机会看到自身的战略利益)。

当然也有例外,市场化支持率与民主满意度之间的相关系数并未上升,例如,白俄罗斯无论是在市场化支持率还是民主满意度方面均未取得明显的进步。

当然,也会出现另一种情形,权力结构发生了变化,进而使某些群体非法获得本不属于他们应享有的特权,从而改变了人们对政治体制的态度。显然,俄罗斯就是这样一个典型,权利党的猖狂、丑闻不断的贪腐事件以及各种社会犯罪使本国人民对现在的“民主制度”完全缺乏信任。2010年3月6日至7日,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针对“政府在过去一年工作的主要成绩和失误”进行了民意调查,调查涉及全俄42个州、边区和共和国的140个居民点,总计1600人参与。调查结果显示,被列为政府工作成绩的主要是退休金、工资和津贴的提高(13%受访者),认为政府工作没有任何成就的人占35%左右,而政府的主要失误有失业问题(7%)、通货膨胀(6%)、发生严重的危机(6%)、对体育事业的忽视和社会领域的失误(4%)、生活水平的下降和公用住宅事业问题(3%)、政府对农业的疏忽以

及反腐败斗争的无效和国家计划实施的失败(2%)等(萨塔罗夫,2011)。

目前,民主的满意度似乎变成了评估政权绩效的工具,而与体制的满意度无关了。民主满意度较低的国家,其国内生产总值的下滑率、通货膨胀水平以及不平等和贫困增长均处于较高水平。乌克兰是全球腐败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虽然历届政府都将反腐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但由于其成效甚微使民众对改革心灰意冷。2007年乌克兰经济增长率为6.7%,据估计2008年的增长率将下降到5.4%;近几年,虽然乌克兰国内需求在增长,但通胀压力有所上升,2005年的通胀率高达13.5%,2006年下降到9%,2007年又上升到11.5%,2008年预计达到10.8%;乌克兰经常项目收支2005年保持了2.9%的顺差,但2006年和2007年分别出现了1.5%和3.5%的逆差,2008年预计逆差为6.2%(李永全,2012)。表3的数据(民主满意度与宏观经济的发展以及社会成本之间的相关性)可以进一步地支持这种看法。

表3 民主发展的满意度与经济社会指标之间的相关性

	国内生产总值指数	通货膨胀率	人均贫困度	基尼系数
民主发展的满意度	0.641	-0.634	-0.292	-0.261

资料来源:EastEurobarometer, subsequent years.

但是,进一步分析,我们会发现这种相关性并不是特别大。在这里我们可以借鉴奥勒的方法,把民主满意度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之间的相关性假设为钟形:在改革的第一个“机遇空间期”内,当人们的关注焦点聚集在政治方面并且经济总量始终获得发展时,那么个体的经济状况将服从总趋势的发展而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在第二阶段的改革中,人们的革命激情渐渐消退,开始要求政府为自己提供具体的实惠,政府的绩效问题这时候变成了决定人们对民主发展的满意度的重要因素。到了第三个阶段,人们才能在对政治体制评价时逐步脱离对经济状况评估的联系,此种情形下才能算巩固了“真正的民主”。如果我们把“民主满意度”作为衡量体制满意度与体制合法性的一个重要砝码,那么我们会进入巩固民主的阶段;如果我们更加愿意把“民主满意度”看作是政府绩效与合法性的一项

评估标准,则意味着“个人经济状况”作为评估标准之一正变得地位越来越突出。

表4显示了民主满意度与对过去经济状况的评估和对未来的经济预期的相关性。观察表4得知,在能够获得数据的15个国家中,民众对民主发展的满意度与其对经济状况的评估的相关性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上升的。

表4 民主满意度与经济状况评估的相关性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对过去的评估	0.27*	0.30*	0.36*	0.35*	0.39*
对未来的预期	0.30*	0.33*	0.33*	0.35*	0.40*

注:*表示显著水平为0.01。

资料来源:EastEurobarometer, subsequent years.

四、启示

苏联东欧国家面临的问题本质上说也是原有社会制度的后遗症,创建一个健全社会,各国还有一段漫长的路要走。中国与苏东国家都是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在经济改革之前,都实行计划经济,而又都以市场经济体制为改革目标,在经济转轨中所处的特殊环境相似。因此,我国也必须考虑经济改革与民主发展的相互影响,这是决定改革成功与否的重要因素。如果一国的民众像波兰民众那样,当面对高失业率、高通货膨胀、社会福利暂时落后等困扰时,仍坚持为继续市场化改革提供持续的、高水平的支持,那么该国的市场化改革必能冲破种种束缚走向成功,同时民主也将得到巩固。当然,也必须正确处理改革与稳定的关系,社会经济基础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民众对改革的

承受能力,左右着社会稳定,也影响到改革的成败。

参考文献:

- 冯绍雷. 2004. 原苏东、南欧、拉美与东亚国家转型的比较研究[J]. 世界经济与政治(8):10-18.
- 金雁. 金雁谈苏联东欧转轨[N]. 东方早报, 2011-12-19(1).
- 李建民. 1995. 原苏联东欧国家的私有化及国有企业的改革[J]. 东欧中亚研究(3):8-12.
- 李永全. 2012. 俄罗斯东欧中亚国家发展报告(2012)[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86-294.
- 卢新波,汪先俊. 2008. 对转型经济研究中激进与渐进二分法的评价[J]. 财经论丛(6):1-7.
- 诺格德. 2006. 转型中的经济与社会[M]. 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180-210.
- 萨塔罗夫. 2011. 反腐败政策[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Research on the Transition of Soviet Union and East Europ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rketization Support Rate and Democratic Satisfaction Rate

LIU Guo-ju¹, LU Hui-ping²

(1. School of Graduate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 Beijing 102488, China;

2.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Hohhot 028000, China)

Abstract: In the early 1990s, Soviet Union and its allies launched large-scale reform of marketization and democracy, from the transition process of Soviet Union and its allies, we can find that there is a certain correlation between marketization reform support rate and democratic development satisfaction rate of the masses, because of different transition modes and different social and economic basis of different countries, however, there are different changing trends between the marketization support rate and democratic satisfaction rate of the masses when the reform brought many economic problems, those countries which have high rate of marketization reform support rate have made great progress in marketization reform, however, the satisfaction with the democracy more reflects the estimate on governmental performance by the masses but not on the evaluation on the political system. China's transition development must consider the interactive influence between economic reform and democratic development and properly rationali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form and stability.

Key words: Soviet Union and East Europe; transition mode; market economy mode; marketization reform; democratic development; marketization support rate; democratic satisfaction rate; governmental performance estimate; system evaluation

CLC number: F064.2; F114.49

Document code: A

Article ID: 1674-8131(2013)02-0090-05

(编辑:南北)